



温小牛
●
著

回望老庄

『新实力』中国当代散文名家书系



一篇散文，一片关爱，一生情感的留驻 一篇散文，一串足迹，一次心灵的旅行
一篇散文，一个故事，一段情感的漂泊 一篇散文，一种演绎，一方人生的舞台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温小牛●著

回望老庄

『新实力』中国当代散文名家书系



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回望老庄/温小牛著. —石家庄 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6. 4

ISBN 978-7-5511-2784-4

I. ①回… II. ①温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68077号

书 名: 回望老庄
著 者: 温小牛

责任编辑: 梁东方 韩 松

责任校对: 杨丽英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50×940 1/16

印 张: 13

字 数: 19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1月第1版

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784-4

定 价: 40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◆◆◆目录◆◆◆

001	老 庄
005	老 泉
008	老 槐
011	老 院
013	老 坟
018	老 堡
021	老 窑
023	老 场
026	老 庙
028	老 戏
031	老 碾
033	老 磨
035	油 坊

- 037 场 房
- 040 老 年
- 046 老 伴
- 049 老 娘
- 052 二 爷
- 055 七 婆
- 057 狗 娃
- 063 求 爹
- 068 二 姐
- 070 竹子客
- 072 旋黄雀
- 074 老 裘
- 078 芟 麻
- 081 火 炕
- 084 绳 匠
- 087 铁 匠
- 089 瓦 匠
- 092 毡 匠
- 095 呼 郎

099	蛋 贩
102	赶 场
111	贩 木
115	炭 客
119	骗 匠
122	脚 户
139	五 馓
143	乞 巧
150	上 粮
154	老 师
157	乡 长
161	户 口
165	菜 根
170	古 今
176	学 园
180	祈 雨
183	剃 发
187	大老爷
194	老 人

老 庄

老庄，离我越来越遥远。

我，摸不着去往老庄的路。

华灯初照，放眼望去，我被流光溢彩包裹着。我在极目巡视四周，看不到一丝老庄的影子。我焦虑地抬起头，猛然间一点儿星光，仅仅一丁点儿，向我泛着微光。它是慈祥的，我是惊喜的。是的，太熟悉了，它定然认得我。那是我老庄的一颗星。当它不停地眨着眼睛，离我而去的瞬间，我再也看不见四周的光亮。

高楼林立，望眼左右，我被川流不息的车辆阻隔着。我在极力分辨南北，却找不到一条老庄的路径。我恐慌地站着，不敢移动半步。我不能前行，又不敢伸腰，只好猫着腰，瞪大眼睛瞅着。

我从窗外望去，这里的世界不是老庄。它是水泥裹着钢筋垒起的，高处太悬，低处压抑，不似老庄平和地躺着，头顶青天，脚踏实地，而是把人和屋一个一个摞起来，跟老庄摞玉米棒子一样。那次第放亮的楼窗，居室压着居室，被世事挤扁的男男女女一层压一层，像一大笼憋气的馒头，正在发酵，不断地膨胀。

有段时间，很想去看河，我想有河就能见到老庄。但我没能悠闲地背起双手，信步从山坡下去到河岸。我看车牌、看站牌、下地道、上台阶、跑斑马线、闯红灯、辨方位、过通道，像一只寻食的鼠钻出钻进、蹿来蹿去。那太阳也不从老庄的东山梁升起，挂在硕高

的楼隙间，它给我指不了方向。

折腾了不知多少时辰，我总算看到了一条河。但眼前的河也被水泥大堤拘束着，两边是来狂奔驰的车潮。我被车震得头晕目眩，而河也全无一点儿灵气。河被跑疯的汽车呼出的气、放出的屁弥漫着，没有浸满阳光的泥土气息，也没有哗哗的笑声，更没有鸟鳬水的景观，甚至连一根蒹草的影子也没看见。这不是老庄的河。

有段时间，很想去看山，我想有山的地方会有老庄。我去了，没见一只啃草的羊，一头耕地的牛，一个割草的人。一山的闲人，上山下山的道上塞得很满。我看到一座庙，很大。我想应该是老庄的山神庙。我想烧一炷香，跟山神说句话。可是，我被熙熙攘攘的人裹着，竟然忘记了要说什么。而且，庙很多，神也很多，都只管收费，不管事情。我不知该给哪位说。我知道，这山名气太大，全不是我要的风景，更不是老庄的大山梁。

我终于没找到去往老庄的路。

我行走在街头听不到乡音，走进菜市场却看到了亲切的色彩，红的辣椒，绿的韭菜、黄瓜，紫菜，白萝卜，但当听见一声吆喝，连这些瓜果蔬菜也一样的陌生。那声音不是老庄发出的，连那看似光鲜的瓜果，更嚼不出半点老庄的味道。

有一天，看见一棵树，树上有一笼喜鹊窝：我兴奋地差点喊出声来，我的老庄原来就在眼前。我目视鸟巢良久。但当那窝中飞出的一只喜鹊，瞅着我叫了一声后，我的兴致荡然无存。那声音不是老庄大核桃树上的叫声，真的很难听。

有一阵，刮来一通风，风很大很猛，刮得我闭气。但感觉依然诧异，没有林海松涛，没有挂上树梢，没有掠过麦田和玉米地，全然没有黄土高坡大风刮过的一丝快意。我于是十分讨厌这风。

一天傍晚，我走过一个公园，猛然间一阵久违而又倍觉亲切的老庄味扑鼻而来，沁我肺腑。那时，天尚未暗，我看那味飘来的方

向有一堆树叶在燃烧，火不大，烟不浓，若隐若现，袅袅升起。尽管它让我暂时忘却雾霾的味道，嗅到老庄黄昏烧炕做饭的炊烟味，但随着火的熄灭，烟的消失，瞬间而来的老庄味道，早已擦过鼻翼。我于是很沮丧。

一段时间，我决意找寻去往老庄的路。

我从老死不相往来，毗邻一墙之隔，门门两相照面，但却形同陌路的楼房挣脱出来，挤进囚笼般的电梯，挤上公交车，瞅着坐着站着大都玩着各自手机，而又旁若无人的过客，又如是在地铁里像鼠一样爬出来，去寻通往老庄的路。

我在一个叫阜成门的地方，看到一条长长的土坡，土坡高出来往的车辆，有一段似乎高出了周边的楼房。土坡上有刺槐，长得不是很粗，但却很率真，是老庄自然而天成的形态，不像被人为地整过容。动我心魂的，是树的色彩，土的色彩，落叶的姿态，莎草的本色。霎时间，满头满脑轰隆隆的城市噪音戛然而止。我的心异常安宁，一缕阳光掠过树梢，一带土坡顿生美意。林子里谁做了一幅雕像，一个汉子坐在石头上悠然吸着旱烟，烟锅上吊着烟荷包，褂衫敞开，脚上是沾满泥巴的方口布鞋。他的身边是一竹筐煤块。这是一位从山西过来的煤客，他正在等着买主。我看他时，他似乎朝我笑着说话。我知道他是老庄来的，是在县门上等待卖柴卖炭的老庄人。看他的神态比我在车上见的、路上见的、出门见的人偶们有魂，那全是呆若木鸡的异物。我惊呼，魂牵梦绕的老庄，我来到了你的怀抱！

我在一个叫打磨店的胡同，看到一座连一座的四合院。看样子这地方要拆除。我看见，胡同里有坐在屋檐下晒太阳的老人，有围着石桌喝茶聊天的男女，有骑自行车叫卖的小贩，也有睡觉的猫、闲溜的狗，还有几笼鸟。动我七魄的，是木大门边的小石磨。我在石磨前注视，蹲下身子，小心地抚摸着石磨，抚摸着石磨盘上岁月

碾过无数次的槽痕。我沉思，魂牵梦绕的老庄，我是否寻到了回家的路？

我，的确摸不着去往老庄的路。

老庄，的确离我越来越遥远。

老 泉

老泉，是一庄生灵的根。

老泉，在额头洼根底下。

额头洼很高，很悬，是兀出的老寿星额头，要塌下来一般。

老泉被挤压在堆满皱纹的额头洼山包下，几个青石磨盘覆盖着。

青石磨盘上面长满了蓑草，下面一字排开四眼泉水。远远看去，老泉像寿星爷眯缝着的眼，深邃而老道。泉口用光滑的黑石砌成。泉水清澈见底。泉底是挤得紧紧的大小不等的五色石块，石缝间可见小鱼和虾米在闪光的细沙里游荡。泉口处是大板石砌成的平台。

老泉前面是渗出的积水聚成的涝坝。涝坝四周和几条通往老泉的小路边长满了垂柳、杨树、榆树、楸树、桃树和杏树，也有几棵老核桃树。路边种着几畦韭菜、萝卜、白菜、旱烟，畦埂上用木棍和酸刺扎成篱笆，篱笆上开着粉红的绊碗花和红色白色的旗叶花。

老泉在清晨是紧张的。早起的老庄人用扁担挑着木桶来老泉担水，往往是你前脚闪着走，他后脚跟着来。男人女人们蹲在石板台上，用木马勺一勺一勺地把老泉的清水舀满自家的水桶。勤快的媳妇往往会给自己尊敬的长辈，或是要好的邻里舀上水。这个时候，接踵而来的男男女女，或是互相说着昨天、今天、明天的农活儿，或是议论着听到的某个稀奇事、一句怪话，或是说道着昨晚的一个梦、一声怪叫。不过，对话是简单的，说事是简约的，他们决不会在这

个时辰多耽搁时间。

老泉在黄昏是疲乏的。忙了一天的农庄人拖着疲倦的脚步来老泉担水，大都不声不响。有的自捶着腰背，有的打着哈欠，没精打采地等待着。

从山上下来的牛羊，从地里回来的骡马，围着涝坝，伸长脖子，吸饮着从老泉流出的水。只听到“咕咚咕咚”的喝水声和牲畜的换气声。

渐渐地，明月从额头洼边露出，清辉从树隙间散向涝坝。

青蛙虫子此起彼伏，叫个不停。老泉似乎闭上眼睛在聆听，在思索，或许它已经睡了。

雨过天晴的时节，老泉是热闹的。泉台上挤满了洗衣洗菜的女人，涝坝边奔跑着嬉耍的小娃娃。

女人们一边洗一边嬉笑着，叽叽喳喳，如同树上的鸟儿七嘴八舌，说个不停。她们用捋来的灰菜叶作洗洁剂，夹在衣服中间用力地搓，搓得绿汁狼藉。洗净的衣服晾在老泉周围的草坡上，挂在菜园的栅栏上，挑在附近的树枝上。

小娃娃们或是在涝坝里捉着漂在水面，跑得很快叫做“买糖老汉”的虫子；或是用泥巴垒着长城；或是追逐着捕捉蝴蝶，采摘野花；或是用柳条编成凉帽嬉耍。

有些时候，顽皮的娃娃们打起架来，往往会引起女人们之间争嘴斗角。试想，有哪个女人会让自己心爱的宝贝娃受欺负，又有哪家女人不盼望自家的孩子健壮呢？

深秋的老泉是繁忙的。老庄人要在秋收的繁忙季节赶着压上一冬的麻菜、酸菜和泡菜。这个时节，全家人都在忙活，在家里拣菜、切菜、汆菜，在老泉洗菜、淘菜。老庄人把经过精心洗淘的菜，从老泉担回去，用各种佐料，装在大缸或瓷罐子里面，上面压上洗过的石头，备作一冬的食品。

老泉，是一庄老小离不开的生命之源，是世代不间断的传世之根。据说，先人在额头洼下开辟房院，挖出了很旺的泉水。还说，老泉的源在大山豁落。月光下，有人看见有一匹天马，或是一匹金马驹闻到了天上喝不到的老泉水，多次出没于大山豁落的沟洼。

老泉的水是甘甜可口的，是清爽醇美的，更如一坛好酒，飘着香味。这香味，天马可以在九霄云外闻到，神驹可以在飘渺的仙境听到，老庄人更可以在梦境里梦到。

老 槐

夹道槐花满路香，浓浓翠叶朵朵黄。

含真抱朴淑姿展，碧烟青荫密影长。

——这是老槐。

老槐是一道显眼的风景。

老槐在老庄的中央挺立着。

老槐枝繁叶茂。巨大的树冠罩着几个老庄院落，伸展开来的层层树枝，一个一个远比老庄村头几十年的新槐粗。春夏时节生而长大的树叶密不透风。偶尔，掠过一丝凉爽的风，树上的叶子婆婆作响，树下的阳光洒满一地。下了一阵不大的雨，四周地上湿漉漉的，老槐树下却仍是一片白黄。

老槐的树干太粗。那干三四个人手拉手也难以相牵。干上的皮灰褐色，纵裂纹，有的地方凸起如浮雕，有的地方裸露着树骨，有的地方是深可入童的洞。那洞，也有些年月。老庄谁家的顽童找不见，定是要乏了，睡着了，睡在树洞了。

老槐的根很深。那老根深深地扎进老庄的脚地，仅地面以上的根就有一人高。这些弯弯曲曲、相互穿压的根似一条或几条蟠龙蜷曲着，一些根隙小孩能钻出钻进。根上经常坐着戴了蚂蚱腿、茶色

镜的老汉，衔着青铜蝙蝠旱烟锅的老汉，留着民国背发的说古今老汉，以及敞开大襟衫寻虱子、搓胸垢的老汉，满嘴皮上沾满麻籽皮的嗑麻籽老汉，也有拧麻绳的碎脚老太、纳鞋底的大脚女人，还有捻毛线的大汉，喂奶子的媳妇，织毛衣的假婆娘，滚了一身泥土的瓜子，鼻带眼屎糊得面目全非的傻呆……根的周围是光着屁股的绣头胖娃、扎着辫子的水灵女娃，总有十来个。根上拴着老牛、叫驴、骗马、骡子和奶羊，它们的腿下是啄食的鸡、拱土的猪、闲游的狗和睡觉的猫。

多些时日，他们各干各的，看上去很悠闲。有些时候，来一个詫人，或是一辆车，所有的目光便集中起来，定格的功夫，便是一幅群雕。

早年，这地方叫牙茬骨台，是议论人事，编传逛闲的地方；又叫放风台，是发布村规民约，大事小情的圈子。生产队的一天，从点卯到发令，从派活到收工，往往从这里开始。所以，邻近老槐的人家，不论男女老少，一日三餐，也都端着自家的饭碗往槐树下凑。谁家娶儿媳，经过老槐下，总要在树根上贴张大红纸，人死了送丧经过大树下，也要在树根前焚香烧奠，鸣放鞭炮。就连大人、娃娃有病，也要提着衣服到老槐前一声接一声地叫魂，直叫到病人躺着的炕上。

于是，老槐老成了神。

老槐很倔强。在发白的炎阳直射下，显得十足的精神；在怒号的寒风催动下，显得十足的顽强。抗风耐寒，耐晒耐旱，多么恶劣的气候和环境对老槐都安若无事。即就是被雷电劈过的枝杈，烧焦的枯枝上依然会抽出枝条，长出嫩芽，夏末，紫红的小花一堆一堆在绿叶间绽放。

老槐之于老庄绝非大树乘凉。老槐是老庄人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宝树。槐叶摘下，老庄人用来泻火，燥湿杀虫，凡痔疮、湿疹、尿血、肿痛均可治愈；槐枝熬了，老庄人用来散瘀止血，治妇人崩漏；

槐根汤可驱除蛔虫；槐籽角可清肝明目；就是槐花也被老庄人用作染料，浆染褐布，鲜亮光景。

当槐花盛开的季节，老庄满是一团香味。此时的老槐上总有几窝蜜蜂忙忙碌碌，不计其利地欢度着今生的光阴。有的时候，连偶尔滴下的树露都是甜蜜的。

人生一世，总会有劫难降临。那些饥饿的岁月，老槐的果、花、茎、叶吃光了，甚至连皮都剥光了。老庄人白天黑夜常听到老槐树梢饿死鬼的哀嚎。老槐搭救了老庄多少代多少人，一如菩萨行善一般，难以准确核实。倘若老槐记忆未减，它是应该有一本账啊！

问我老家在何处，山西洪洞大槐树。

相传早年移民，许多人从山西大槐树下失魂落魄、背井离乡一路走来，心中惦念着大槐树。因而，老庄人把老槐也叫家槐，或家树。

冬天，老槐褪去了绿装，但挂满褐色叶片的枝枝杈杈依然怒放着。冬天是肃杀而萧条的，但老槐并不寂寞。四山八洼的残枝败叶被喜鹊和乌鸦不厌其烦地衔来，在老槐上筑了八九个巢。黄昏时分，一群一群的鸟飞来飞去，叫得好不热闹。一夜的大雪，寂静的老庄往往自老槐开始苏醒。老槐的另类伙伴又在为生存呼叫着，开始了新的一天。

老槐，像老庄，送走了一辈一辈的老人，迎来了一茬一茬的新人。

老槐，像老院，迎来了一个一个个新的生命，送走一个一个老去的生命。

而今，尽管老庄现世的大半人家去了平川的新村，但老庄人的梦里依然把老槐作为自己的家园。外出的游子，嫁出的女子，老槐依然是他们魂牵梦绕的故园。

因为，老槐寄宿了老庄人的魂！

老 院

老院，在老泉下面叫做水坑子的地方，有四个连着的庭院。

一个砌满落脚石的小巷，两两对称的院落，分别是大太爷、二太爷、三太爷和八太太、九太爷占着。四太爷住在隔沟对面叫那坡子的地方。

这地盘是八十太爷早年开辟的。大太爷是四房份掌柜的，他和二太爷、三太爷、四太爷弟兄四个一母同胞，没有分家。

大太爷平日很少过问家事，也不干农活，但全家一年几十口人的花销全靠着他。他是个行商的脚户，常年和老庄几个要好结伴而行，在当地收购些大麻、麻鞋之类的山货，择日或翻关山去陕西，或是下四川卖掉，再驮些食盐、土布等货品回来变卖，弄几个小钱。那时节，尽管老院人口众多，但全家花费开支不大。大太爷不多攒钱，自己也抽几口大烟，所以，往往是快到缺钱的时候才出去一趟。其余的时间便是会朋友，闲转悠。

当然，大太爷当脚户走南闯北也很不易。关山沟里的土匪谋财害命的事常见，所以，就有“三十晚上算一账，人在本钱在”的说法，这可能是大太爷不肯多挣钱的一个由头。也是，钱财是催命的鬼，挣多少够？够花就行。

二太爷是管河对面张家湾山庄农事的。下种了，驮着种子，带着子侄们去下种。收割后，驮着粮食和柴草，带着骡马和牛羊一并